

芒种时节，沂蒙山区的麦子成熟了。

风吹麦浪，尖利的麦芒壮观地起伏，发出万道光芒。麦收时节终于到了，这是分田到户后的麦收时节，这是自己劳作、自家收成的时节，我们期待着。

在麦收时节到来之前，麦收准备工作早就开始了。我们村南有一块空地，它存在很多年了。它就在南山脚下，平日里，放些柴草等杂物，有时上面会长出许多青草，如狗尾巴草、草狗子、灰灰菜等。麦熟之前，这些杂物统统清走。至于蚂蚱、蚰蚰呀什么的不用管它们，等碌碡上场，它们有腿的蹦走，有翅的飞走。碌碡，名字透着冰冷与英武，其所经之地，百草倒伏，土地变得平展。经过碌碡的反复碾轧，村南那块空地变得越来越平整，越来越光滑。这样的麦场，欢迎着麦子的到来。

麦场整好，单等麦子上场了。

麦子上场，我们先请镰刀出场。磨镰刀这样的活在我家一般是由父亲来做，他细致有耐心，哈着腰，让镰刀在磨刀石上擦来擦去，越磨越快，有时有些火星会从镰刀与石之间迸出。磨到一定程度，父亲会停下来，直起腰，用手试一下刀刃。我一直好奇，这锋利的刃，怎么不会把他的手割破。父亲拭过，然后把镰刀放到一边，说：“这把镰刀好了。”此时，我最感兴趣的不是镰刀锋利与否，而是他的手会不会割破。多年后，我想到，镰刀尽管够锋利，不会割破父亲的手，也许是因为他手上劳作的茧子够厚，够结实吧。

割麦子会让手上起茧子，干农活会让手上起茧子，哪个农民手上不是满满的茧子？可是，有再多的茧子也愿意，因为，地是自己的承包地，麦子是自己的麦子，苦一点累一点也心甘情愿呀。

天还不亮，父亲就和几个哥哥到麦子地了。微光中的麦子地平整如镜，铺陈到地尽头，微风吹过，麦浪涌动，麦穗、麦秆等相互擦着，发出动人的声音。麦子如列队一样，在畦中一行一行地立着。父亲和几个哥哥每人站在地头，按顺序，负责四五行麦子收割。割麦，需要哈下腰，左手把几十棵麦子揽到自己的怀中，镰刀举起落下，身后的麦子铺满土地，抓起两小把麦子，有麦芒的一头儿交叉，左右拧一下，系成一个扣。这时的麦秆是鲜的，所以两小把麦秆就接成了长一点的“绳子”。放它于地上，抱过一些麦子横放到“绳子”上，拿起“绳子”的两头系在一起，这就是“麦个子”，提着“绳子”，“麦个子”就站在了麦子地中，看呀，一棵棵麦子被聚拢起来，现在站在一起，紧紧地拥着，还真像结实的小伙子呢。

土地包产到户后，小麦长得似乎更壮

了，结的麦子更多了。

麦子割完，要运回麦场。

那些年，麦子运回麦场主要用挑的方法。用绳子把若干个“麦个子”捆起来，扁担伸进绳子中，一边一个，这样就是挑子了。麦秆尚未干透，水分大，且麦穗沉甸甸，所以这样的担子挑起走时，扁担会上下晃悠，压得肩疼。我二哥个子不高，但力气大，每



【大地风情】

麦收时节

□戴存伟

次都要比别人多放几个“麦个子”，就见他一哈腰抬起担子，迈开步子出了麦地，沿着田中小道向着麦场走。

“你看，他腰多直呀！”

“是呀，挑了这么多麦子呀！”

众人都忍不住夸他。听到夸辞，他的腰更直了，迈的步子更大了。他真是让人喜欢的小伙子。二哥出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，个子长得矮，到了爱美的年龄，自然对自己的身高不满意。母亲总是说：“你个子矮是因为小时候吃得不好，咱们有自己的地了，多种麦子，多吃馒头就会长高的。”

割麦，还有一个重要的活是拾麦穗。那时我穿的鞋子还是三哥替换下来的，经常很破烂，麦秆茬经常从鞋子的破洞中穿过来，刺得脚疼。捡麦穗时，麦秆茬似乎埋伏在那里，手刚伸过去捡麦子穗，就会扎入一下，仿佛它们不愿意放弃麦穗一样。就算安全地把麦穗捡起来，麦芒上面的毛刺也会划手，扎肉，让人从身体到内心麻麻痒痒得不舒服。可是，好不容易成熟的麦穗丢在地里多可惜呀，因此无论多么难，自己的地里长出的麦子是我们的，我还是拾麦穗，还是去拾一个个的收获。

父亲说以前集体的时候，很多人割麦时故意把一些麦穗弄丢在地里，拾麦穗的

人也拾得不干净，到了晚上趁着月光会去地里拾麦穗。粮食少，拾来的麦穗也许能打一下牙祭。

麦子运到麦场上，接下来就是打麦子了。

我记事儿的时候，老家麦场上有两种打麦子的方法，一是用颗粒机打麦，另一个方法是用碌碡。颗粒机是种张着嘴的机器，麦穗连同麦秆一起放进机器中，里面的轮子飞转，饱满的麦粒就从机器另一头出来了。这种方法工作效率高，但不如用碌碡打麦子有意思。刚刚改革开放，沂蒙山区经济不发达，买不起机器，还是用碌碡。麦穗被割下来后撒在了场地里，大体摆成一个碌碡宽的环形圆。碌碡上有套，力气大的人套在肩膀上，低下身子向前走，拉着碌碡轧麦穗，一圈又一圈。轧过第一遍，麦穗塌下去，但并不见上面的麦子下来，所以，碌碡要一圈一圈地转悠。拉碌碡的人拉不几圈，就会大汗淋漓了。渐渐地，麦子从麦穗中挤压出来。

从麦穗上脱下来的麦粒掺杂在麦壳、麦秆中，因此，麦收时节还有一个重要环节：扬场。这是个体力活，也是技术活。首先得看有没有风，风大不大。如果风太大，不行，风太小，则麦壳吹不走，也不行。其次要看扬的高度。木锨铲起一锨脱壳的麦子，甩开膀子把麦子扬到空中，借助风，把麦壳吹开。

人们把麦子扬好以后，堆在一起，散坐在旁边，或者站在一旁，看着金灿灿的麦子，体会收获的快乐。

现在，在沂蒙山区，麦子成了再普通不过的粮食。种地的人少了，种麦子的少了，原先的麦子地发展经济林木，甚至有些人宁愿地荒着，也不种了。而村南那片空地，整理成了水泥地，划成了一个停车位，停满了私家车。

前些天回老家，听说正规划新农村建设，要统一盖小区。村书记说老屋子拆掉，会拆出很多成片的土地，会种上麦子，麦子种选用非转基因的，进行无公害种植，保准卖好价。麦秆不会用来当柴烧，要用麦秆编制工艺品，下脚料做枕头芯。这样的枕头有麦秆的清香，枕起来不软不硬非常舒服。

自然界有着自然界的轮回，勤劳的人们顺应着自然的轮回，就这样一天又一天，一年又一年。而麦地里，麦子在劳动者的心中是一种象征，是图腾。

祝福这块土地上的人们，祝福土地上长着的麦子，祝福在时间的轮回里，我们一代人一代人延续着耕种，收获……

扫描二维码关注壹点文学

扫描二维码，可以查看青未了文学网、青未了文学“壹点号”的投稿方式，查看优秀专栏作者的往期作品，还可以参与作品评论和写作交流。



【念念亲情】

母亲

□耿忠义

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，父亲从山东师范学院毕业后分配到泰安一中任教，母亲抱着我从老家来到泰安。我小时候记的第一件事就是母亲给人家推磨，晕倒在磨坊。上世纪六十年代初，人都吃不饱，哪有力气推磨呢？

“文革”期间，父亲被打成“牛鬼蛇神”，“臭老九”，造反派强行把母亲和我们兄弟几个赶回老家，从非农业户口改成了农业户口。坐在回家的汽车上，母亲抱着弟弟，望着窗外被淹的庄稼，那呆滞无助的目光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。我老家在鲁西南，与兰陵县搭界。人们辛辛苦苦劳作一年，收获寥寥无几。我们回到家，没吃的没住的。生产队为我们腾了一间放家具的老房子，老鼠成群，屋顶上还有蛇，令人毛骨悚然。

来年春天，母亲说再难也要盖间土屋。她迈那那双小脚，去二十里外的县城选购盖房用的材料，用地排车拉回来。本想找近门的兄弟爷们帮忙，动工打夯。可大伙都不愿干，民间说那年没春天（春节前立春），准备盖屋的都在年前打夯，弄好地基，过了年再建。母亲却不信这一套，对来说，该干干吧，有啥事我顶着。干活期间，我的一个堂兄溜了，直到中午才回来。原来他骑着自行车到十里开外的一个村找风水先生去了。回来后乐呵呵地对母亲和大伙说：先生说，您有五个儿，能镇住了，没事。母亲听后一笑。母亲生在那个年代，思想却不封建，不迷信。

房子建好，有了自己的家。母亲照看幼小的弟弟，洗衣做饭，喂猪，生产队分了棉花，母亲纺线，织布，听人说，母亲织的花布在几个村里都数得着。那几年，日子虽然清苦，但母亲从不怨天尤人，咬着牙上前过，坚信日子会越过越好。

“文革”后期，父亲落实政策，从农村中学又调回市重点中学，母亲和我们弟兄几个又回到这座城市，住在学校家属院。认识母亲的人都愿意和她拉呱，有什么事也愿给母亲说，谁家想找个保姆侍候老人啦，照看孩子啦，儿子闺女想找对象啦，母亲都一一记下，热心地为他们联系。母亲就是这样乐于助人，去个收废品的，母亲也会给他们端碗热水喝。有位老师对母亲说：知道大家叫您什么？叫您阳光老太太。

母亲拉扯我们弟兄五个，省吃俭用，操劳了一辈子。有一天母亲在床边为父亲缝拆洗的棉袄，缝几针直直腰，自言自语道：“都干完了，这是最后一件……看来是真干不动了。”我们却不知母亲那时已患病，她是忍着病痛硬撑。母亲去世后我们整理衣物，发现五六床棉被都被拆洗干净套好，单的棉的都洗得干干净净了，甚至连平时做衣服剩的布条都洗净放好。母亲就是这样，任劳任怨，不给别人添麻烦。

母亲这一辈子并未享什么福，但她很知足，常说：不要和别人比，多和自己比，现在的生活多好啊。我在单位当了领导，母亲时常告诫：该花的钱花，不该花的不要花；该吃的饭吃，不该吃的饭不要吃。言语朴实，却饱含着母亲深深的爱。

我工作时有机会外出，多想带上母亲一块去看看外面的世界，她却说：“你是公事，我不能跟着，再说看啥，电视里都有。”值得欣慰的是后来弟弟陪她老人家先后去了深圳、韶山，游北京颐和园，登上了天安门城楼，瞻仰了毛主席纪念馆，还进了中南海。老人高兴得不得了，回来后逢人就讲，儿子带她出去旅游了。

母亲病倒了，看望她的人络绎不绝。一天上午，前楼的一位女教师对母亲说：“老嫂子，我为您写了首诗，念给您听听。”母亲已无力起床，只能躺在床上。女教师坐在床前，饱含深情地为母亲一字一句地朗诵着，念着念着，声音哽咽了，我看到母亲的眼角也淌下了泪珠……

【开卷有益】

□怀远

刘爱君新书刚出炉，就大老远地先给我们几个哥们送来了。

我们毫不客气地让他签名留念，他也郑重其事地大笔一挥，字写得很大，放得很开。然后笑呵呵地说：多亏了咱这帮老弟兄们……这句话，也是他的口头禅，浓浓的济南味。

书带着墨香，清新的封面上写着《突然懂了》。

说实话，我们都发自内心地替他高兴，没想到他真的把写书这件需要毅力且容易不讨好的事情给办成了。

说起来，我跟爱君得有十多年的交情了。那时候，他是城区一所高中的语文教师，兼着学校的办公室主任，负责宣传。学校不大，用他的话形容——逼仄，而且基础薄弱。那几年我正好跑教育，杜郎口的课改经验正流行，当时他们学校也借鉴了，推出课堂改革，也算是改变薄弱现状的奋力一搏。

因为报道学校的课改，一来二去，就跟爱君熟悉了，而且他还跟我同事老董是同学，关系自然又近了一层，成了很好的朋友。有时候见面，他也会在谈笑间倾泻一下心中的块垒。不过世事难料，当时学校的课改虽轰动一时，但前两年学校并入了他校，爱君的工作也有了变化。他在新书《风雨中的紫藤》一文中，还感慨了一番学校的物是人非，毕竟他有近二十年的青春奉献在了那里。

爱君脸庞黝黑，属于长得有点着急的那种，从我认识他到现在，容貌也没有多少变化。性格温和待人热情，喜欢交际，朋友也多，经常一不小心就喝多了，见面时经常嘴里带着酒气。他也知道自己的缺点，我们几

南山农夫的二亩良田

个有时会喝喝酒误事，不顾及面子地刺挠他。他好像也不介意，总是呵呵一笑，说自己要改正，不能老给人一个吊儿郎当的感觉，当打哈哈就过去了。

爱君老家在济南南部山区，他在朋友圈的昵称就叫南山农夫，好像整个南山都是他的地盘，因为地儿熟，且这里朋友也多。我和老董就跟着他去蟠龙山、淌豆寺、捎近村等好几个地方游玩过，哪里他都能说道说道。

他最津津乐道的是捎近村村头的那棵降龙木，据说是全国仅存的活株，当地百姓拿着当宝贝。记得他带我们去看的时候，春寒料峭，树还没发芽。爱君如数家珍地给我们讲树的故事、传说，还说等树开了花，要再带我们去，边玩边吃边逛，算是留了念想。

其实我们知道他学中文的内秀，虽然表面大大咧咧，但偶尔也会舞文弄墨，写一点文字，甚至是诗句。有一次爬蟠龙山的时候，我们就鼓动他：你对南山这么熟悉，文笔又不错，完全可以写点东西，报纸上发发也很好啊，也改变一下你给大家留下的爱喝酒爱晃荡的不良印象……然后我们又不怀好意地笑。

没想到爱君当真了。从那以后，就陆陆续续在报端见到他的文字，反正带我们去过的地方，他都写了个遍。文字平实，娓娓道来，每篇我都是从头到尾看完，感觉他对南山的一草一木是真熟悉真有感情。

比如淌豆寺那棵千年银杏，爱君就对其怀有特殊的感情。因为上高中时周末骑车回家，“远远看到这棵矗立在山坳里的大树，就知道离家不远了，仿佛看到了在家门口石凳

上坐等的母亲。”在他的意识里，这棵树是与家关联着的。

让他念念不忘的还有一棵老槐树，那是母亲的老槐树，也是母亲的“患难之交”，因为在艰难的岁月里，他的母亲总会在槐花开的时节，自己爬上树去，摘了槐花，想着法为全家人做成吃的。

“如果正逢槐花盛开，我就背靠在他粗大的树干上，满心里是母亲那如绽放了的槐蕊般的笑。”老母亲不在了，槐花香里有爱君深深的思念和乡情，看到我也为之心酸。

其实我更喜欢他笔下的人物：会做豆腐，烤辣椒堪称一绝的父亲；脾气执拗爱管事却极孝顺的大姑；看着人家鞭打公牛抢下了鞭子，后来走失后又被送回村的哑巴刘五十；擅长打兔子最终却因打兔子时枪走火自伤的老金；还有那个眼睛会笑却患病离世的女学生……一个个性格鲜明，看着看着，我就想：亲人之外的那些传奇故事，他是怎么挖来的？他大大咧咧的性格里，竟然还蕴藏着这么多且真且细且醇的乡情、友情、师生情。

自称南山农夫的爱君，把业余的写作，比做了自己的“二亩地”，记记心头所想，发发思古幽情，谈点人生感悟，一袭烟雨，浅行垄上。他自评：不乏牢骚之语，多属情真之声。其实我们俩相似：骨子里都是村里的农民。

有朋友问他，书名叫“突然懂了”，是懂了啥？

爱君笑而不语。年过不惑，人生很多事都会渐渐看得明白。至于懂了啥，我想，他质朴的字里行间，应该有答案。